

● 刘国明 著

两个女演员的萍踪

浪迹京城



浪迹京城

本社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城一天二十四小时平均什么地方人最多？似乎不是王府井、西单；也不是紫禁城或颐和园，据权威人士披露，很可能是北京火车站。四面亲朋，八方宾客……主要从这里进出北京。

北京站以北几百米处，是车水马龙的建国门内大街，这个地方被称为北京站口。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晚六点，一位面显憔悴，衣衫不洁，显然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用她结了厚厚一层浆糊硬痂的右手食指，在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十六开纸的背面，缓缓地抹了一个十六开大的、极工整的“田”字，又将那纸贴在北京国际饭店对面的一根路灯杆上。她默默地向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轻轻的晚风吹拂起她显然是许久未洗的头发，十几秒钟之后，她便淹没在人流之中，似乎谁也没注意她。毕竟，在经历过满眼满街遍贴大字报和随便贴一张纸就有贴“反标”嫌疑的年代之后，在大街上贴一张纸已经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尤其是见多识广的北京人……

从朝内南小街口上走来一对青年男女，匆匆地从车流中穿过通衢，他们紧紧地互相挽着膀臂。小伙子拎的小旅行皮箱上有“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烫金仿宋体字。热恋之

中，小伙子出差去外地，姑娘来相送，手上还拎着一只装着水果的塑料袋。看来离开车的时间还早，他们走得不快，无意中发现了贴在路灯杆上的启事。这时贴这张启事的那位妇女已经离开十多分钟了。

寻 人

赵金花，女，十九岁，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县人，二十天前私自随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其母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北京火车站售票人站台票窗口处等候，有知情者敬请联系。重谢！

金花，你出走二十天了。你知道这些日子全家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爹急得犯了心口疼，疼得天天在炕上打滚。你弟妹不懂事还天天哭着要大姐。我听说你可能在北京，借了钱来找你，又住不起旅馆，再过几天连回去的路费也剩不下了。孩子，你可怜可怜你苦命的爹妈弟弟妹妹，到火车站来找我吧，咱一块回去，再让你考一次大学。

你亲娘口述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这一对青年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张启事，并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过路人，人群在昏暗的灯光下读着启事，有人还念出了声。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沉重或阴沉。再向南，北

京站站台票发售口，那位妇女千恩万谢地从站大楼前长廊下坐着的一位比她大几岁的女人身边，挪过自己小小的行李卷儿。那女人的丈夫是位乡村木匠，夫妻俩儿来北京仨月了，男人白天走街串巷替人家打家具，女人就守着铺盖卷和简单的行囊，晚上他们或蹭候车室，或钻门洞子，近日天暖和些了，就在火车站前露宿。那女人心很好，很同情这位在这里守候了五天的、等女儿的妇女。有时候金花妈外出四处招贴启示，她就给看着行李卷儿。

“您就是赵金花的母亲吧……”

“您是？”

“噢，我是看到您贴的启事来的……不……不是我见着您女儿了，是挺关心您的，这才来看看，顺便给您送五斤北京粮票，还有三块钱……我是个中学教员，挣不了几个钱，您别嫌少……”

“唔……唔……”金花妈跪下就给这教员磕头，慌得那人又摆手又摇头，急急退去了。

自从金花妈贴了启事这五天来，天天都能来这么几位好心人。有的给过她十块钱哩。也有的三毛五毛。敢情北京这般的大地方，也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连北京人在北京都还有不富裕的，你个金花死丫头来这块儿无亲无故的，还不得饿死？又上什么地方住呢？想有吃有住有什么办法……一个俊眉俏目的女孩子家……靠什么过呢？金花妈越想越害怕……

眼见天色已晚。她到木匠老伴儿那儿借来那把小扫帚头

儿，把售票口旁的水泥地扫了扫，打开行李卷儿，脱下鞋放在包袱底枕在头下，蜷缩着身子盖上了一条很旧的棉被。这是她来京寻女的第六个夜晚，前五个夜晚的过夜方式和今晚一样。只是在第三天开始才有了借扫帚头儿的去处——早知这样，俺出来的时候该往行李卷儿里塞上把扫炕小扫帚……她想着女儿，也想着小扫帚进入了梦乡。一个时常使自己惊醒的恶梦……

其实，金花妈只要再向西走那么一公里——到达一个距她刚才贴寻人启事一千余米远的地方，如果运气好的话（饭店的门卫肯放她进门？不过以她的装束和头发、瞳仁、皮肤的颜色，这几乎不可能），她会看到自己昼思夜想了二十天的女儿。此时的赵金花，正腰板笔直，硬挺挺地坐在北京饭店（东楼）豪华的宴会厅一隅，为服务员夹到自己盘中的一只硕大的红烤海虾怎样动手吃而发愁。她的直感告诉她，这只红润油亮，表面上似涂着一层粘粘腻腻东西的虾，似乎不应该用手抓着吃。她的家乡靠近盛产中华对虾的黄、渤海，这种虾以前好象吃过几次，一概用手掐头剥壳，可在这大雅之堂应该怎样把这诱人食欲的虾肉弄到肚里去呢？她偷眼去看别人——没有一个动手去掐虾头的，包括约自己来的，此刻正在自己身旁手持牙筷指指戳戳的导演。

她也用不惯这沉重、滑冷又过分硬挺的仿象牙筷子，她曾试着夹起一整个圆头圆脑的香菇，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她更不敢斗胆去夹这重重滑滑的虾。她似乎已经预先听到了这虾自筷端处半空而坠，一个猛子钻入汤盘的响

似炸雷的轰鸣……她在为自己能置身这富丽堂皇、如梦似幻的地方而欣喜和兴奋，同时又感到一种极大的不自在。这种感觉似乎无处不在，使她那因欣喜和兴奋冉冉飞升的快感，不时地受到压抑。她试图努力地听清餐桌上其他六位的每一句话，但又很难听懂任何一句，但她又时时似悟出了什么玄机似地微笑着点点头。她那细长的如白天鹅般的脖子的颤动，使这点头的幅度过于的大了些……

“炸油饼儿”这种北京最常见的早点，胶东半岛的人则称之为“炸面鱼”。赵金花生平第一次到北京吃的第一顿饭（是顿早饭）就是这“炸面鱼”。她就是将这“炸面饼儿”不合时宜地称为“炸面鱼”而受了一番奚落之后，才知道一个外省土生土长的渔村姑娘来到北京，起码该如何谨言慎行。

“你是吃斋念佛出家的人吧？”问赵金花话的芮婕问得很认真。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她是剧中的女二号演员——他们这部电视连续剧女角儿挺多。芮婕对导演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从外景地带回赵金花这么个“村丫头”心里很不舒服。

“俺……我……怎么……”因为感到极度的意外和不解，她一张嘴竟把这藏得自觉很深的“俺”带了出来，这使她更觉羞赧。

“你们那儿的崂山有那么多庙，你准是在庙里呆过的吧？”

“没……没有。”

“不会吧？只有吃斋的出家人才用面做出面鱼、面鸡之

类的东西吃……嘻嘻……嘻嘻……”

赵金花这才知道自己受了奚落和愚弄。她的脸立刻飞上了一阵赤红，又炽热得似火，她很想将手里的一碗热豆汁兜头浇到芮婕顶阳上。可芮婕脸上那副天真无瑕，认认真真的神情，又叫人找不出发火的缘由。她不想吃什么了，可看着周围象看一头小兽似地看着她的摄制组的几个人，她暗暗给自己下令：一定要吃下去，象没事几人一样吃下去……

如果没有那天的宽宏大量和那得体的掩饰，会有今天吗？

今天这个日子对他们这个摄制组是极为重要的。胡导演（也是制片人，现在时兴这种二合一）和制片主任老熊，特意决定今天在北京饭店请泛亚公司几位重要人物吃饭；还决定带上芮婕和赵金花出席坐陪，并特意将她们二人分别安排在来宾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身边，并对她们二人千叮咛万嘱咐了一番。

今天的宴请，用胡导演和熊制片的话来说，是来“出出血的”。摄制组班子基本拉了起来，可经费还缺十八万块钱（对外号称尚缺二十万）。这年头儿拍电视剧不容易，象这个组所属的“公众影像制品公司”，完全是自负盈亏性质的，他们拍电视剧可不象国内少数剧组班子有“吃皇粮”的殊荣，得全靠全体工作人员含辛茹苦地外出四处跑资助，企业家堆里找食儿吃。他们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共需经费五十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哩！

“小婕子，快给张经理斟酒……好，斟得够水平，一杯

啤酒里没浮上一点沫子，实实在在……张经理，我们小婕子可真对您够意思，怎么样，你俩一块干了这杯……”制片主任老熊是个酒场老手，他今天力主带上芮婕，看来是有大用场。泛亚公司的张经理是一位举止稳重，很有几分成熟的男性美的中年壮汉。一身高级的毛料深咖啡色西装没有一条皱褶，发型一丝不乱。他在席间极少言笑，却也比较随和，但他酒喝得很少，几巡下来仍面不改色。其实，据他的僚属们事先透露，这位张经理酒量极大，一般场合，特别是宴请客户的时候，一个人往往敢同三个人轮着干，演一出车轮大战。

“来，小金花，你也陪一下，你和小婕子一起请张经理干了那杯酒。看，张经理，我们这俩女主演形象如何？凭这一条这部戏出来也能引起响动。我们胡导儿在艺术创作上对全摄制组各部门要求很严，这演员选对了路戏就成功了一半……来，干，干。”老熊在起着劲鼓动却曲高和寡，他着急地向芮、赵二人使着眼色。

“张经理，我们制片主任说了。其实我这形象自己心里有数儿，全中国比我漂亮的姑娘多着呢，我能有戏拍还不是靠运气和仰仗贵人扶持。我们的成就、知名度当然比不上刘晓庆、潘虹、龚雪，您张经理如果不嫌弃，看得起我这小演员，就干了这杯酒！”芮婕一番话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叫人不由得不得喝。张经理只得微微笑着端起大玻璃杯来一饮而尽。

按酒席上的一般战略战术，现在该赵金花和张经理干了。两位女将连娇带哄，先叫对方喝上六七成，最后再由

久经沙场的制片和导演出马，再力劝上几杯。己方的全体人员每人都喝到六七分酒，一般来说对方就喝了他们四人的总和，酒酣耳热的时候就容易点头。要办的事往往在酒席的后半段就会有个端倪了。没想到这张经理酒量特别大，又出奇地稳重。参予车轮大战之前又基本一杯没喝。所以到了导演、制片七分酒意的时候，人家还没什么感觉，依然稳重如初。

“芮婕，上！再……再和张经理干一杯……”老熊下命令时舌根有些硬，导演更是满面赤红，芮婕又干了一杯也有些支持不住了。倒是金花傻傻呵呵地没喝多少，可也喝得不少。

“金花，再和张经理干啊。怎么，干，我今天的生活补助费给你发双份的！”老熊都到了这份上了。

“导演，主任，我看别喝了。交个底，我们张经理这酒量海了，你们也够意思了。他在酒场上什么样的都见过了，战无不胜！”这是泛亚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头头老于。只有他们这种大型的合资企业，才有财力在北京的高级饭店包房设办事处。

“是啊，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我们公司挣钱也不容易，还是那个意思，我们出九万元，再多就难以承受了，不过剧中我们公司的化妆品起码要出三次镜头，其中一定要有特写镜头……”张经理果然战无不胜。

“喝酒、喝酒，不谈这些，不谈这些……”胡导儿和老熊赶快岔开话题。如果真是这样，今天这酒算白请了。可他们实在喝不下去了。老熊凑到金花耳边说：

“你得陪着张经理再喝些，喝到底。真的，你今天的生
活补助费加倍。”

“我喝不惯这啤酒，太苦，又涨肚子，俺要去厕所。”

“快回来……”

“熊主任。如果换上白酒，我倒可以和张经理干几杯，
俺家是打渔的，俺从小闻惯了白干的味……”

老熊眼睛骤然一亮，似吃了一副兴奋剂，摇摇晃晃站起
来说：

“张经理，真不知您海量，一定是您喝这啤酒水一样的，
不过瘾。那边酒柜上有汾酒，我去要一瓶来。”

“行，有人喝我就喝，绝不食言。”张经理看到这几位
啤酒都不行，一人两小杯白酒就准得钻桌子了。

为了先保存金花的实力，导演、制片先一人和张经理干
了一杯。先喝啤酒再喝白酒是最容易醉的，啤酒在下面用汽
朝上顶，顶得二位太阳穴突突突跳得似抽水的柴油泵泵。可
张经理依然稳重如初，不可战胜。他见没有对手，便以攻为
守：

“导演、制片主任，怎么样，该我各敬二位三杯了吧。我刚
才又琢磨了琢磨，敝公司这九万元投资只是让我们的化妆品
露了露脸，是不是求你们索性再帮帮忙，我们还有地毯、窗
式空调器、家庭吸尘器、石英钟等产品，在你们的片子里都
有所反映，那可就帮了我们大忙囉……”

这可吓坏了胡导儿和老熊。这不成了广告片了吗。这个
人不好对付啊。从来没见过的难缠的主儿！还不快请他喝酒
哇，还等什么呀。于是金花在制片主任的一再示意下终于有

些开窍地端着酒瓶子站了起来。

“张经理，我陪你喝杯白酒吧。”

“行，赵小姐喝多少我就喝多少。”洪量如海的张经理不愧酒场老手，他到最后仅死撑住一个，又是个羞羞答答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姑娘。

“谢谢张经理。这样吧，我看这瓶里的酒还剩八两左右，来，咱用这个喝……”金花从身后的小餐具桌上，取来一摞四个喝汤用的青花小白瓷碗，将瓶里的酒匀着倒了四碗，每碗差一指就满了。自己留两碗，张经理面前放两碗。酒已喝到眼下这程度了。这四碗散发着醇香的六十多度的汾酒，真叫人不寒而栗。

“好，客随主便，可谁先喝呢？”张经理料定金花不敢先喝，也没这个量。金花的确心里直打怵，怎么办呢？如果不让人家喝足，许多事看来就不容易定下来。豁出去了，俺爹是打渔的，喝白干儿论瓶子灌，四瓶子白干一气喝下去也放不倒他。金花觉得如果爹爹在这里就好了。

“我先喝，山东人讲先干为敬……”金花在众人一片轰然做响的喝彩声中，将两大碗地道的山西汾酒喝了下去。

张经理也男子汉气十足地将面前的两碗酒喝了。他还是那样稳重如初，只是脸上微有些泛红。他还是那样正襟危坐，谈吐严谨，颇具有大将风度，真不愧是这个合资公司里中方经理中的第一条好汉。

胡导儿和老熊傻了。

“熊主任，是不是再拿几瓶白酒去。在我们那儿待客的酒讲究成捆地上……”

张经理见状知道了对方的决心，又想起几年前他似曾在酒席上遇见过一位酒量极大的女人。

“熊主任，我看时间不早了，我这次从南方飞来北京要办的事很多，今天谢谢款待，就这样吧……”

“不不，张经理，看来我们这大主演今天很有兴致，请您一定赏光……”老熊一挥手招来一位服务员，又要了两瓶汾酒，张经理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酒席上立即变得静悄悄的，几乎每个人都将眼瞪得溜圆，只有芮婕闭上了眼睛——能喝几杯酒就成了大主演，上哪儿说理哇！

“这次咱不朝碗里倒了，碗太小，麻烦。咱们开了瓶嘴对瓶口地喝，这在俺山东叫‘吹喇叭’。有个规矩，瓶子举起来就不准再放下，嘴对上就不能离瓶口，直到喝干算数。来，我还是先干为敬！”金花象喝汽水似地把一瓶白酒喝了个干。

“赵小姐，现在该我喝了，不过我得先闻闻你的酒瓶子。”张经理一伸手抓过金花刚刚放下的酒瓶，他认为这一定是事先做好的扣儿，这一定是一瓶白开水。可是瓶底依然升腾的汾酒的醇香使他觉得不妙，他只得豁出来，铤而走险。

“好，您这瓶酒和我这瓶一样香，真是好酒，好酒。”张经理也学着金花的样将一瓶白酒一口气喝个光。

“叭”地一声脆响，他手中的玻璃瓶在天然大理石地上摔个粉碎，人便重重地摔坐在软椅上。金花见状大惊：这么一条大汉，一瓶多白酒就稀成这样，还谈什么喝酒！

“金花，快、快扶一扶张经理。我带你扶他回房间吧，

我们和这二位再坐一会儿。”

金花在一位女服务员的帮助下，把张经理扶回了事先预订下来作休息的房间，这是一个高级套间。

张经理好重哟。她把他扶到了床上，为他脱了鞋，又松了松领带。楼层服务员送来了一杯有解酒作用的柠檬水，金花好不容易才给他喝下去。她刚要转身将杯子放到床前的小柜上，突然睁开眼睛的张经理顺势紧紧抱住了她，用那热得发烫的唇拚命地去吻她的脸颊、眼皮、耳朵和头发，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吓坏了。

“赵小姐……我走遍海内和欧亚美，从来没在酒桌上败给一个女人……我太喜欢你了，这才略施小计……你告诉你们的制片、导演们，他们的要求我都答应，二十万对我张某算不了什么，我是为了你，我的小美人儿……”他上衣兜里摸出一个金光闪闪装在小锦盒里的耳坠儿，塞到金花让乳峰翘起的胸前衣兜里，手便停在那里了。金花用手去掰他的腕子，却掰不动。手从她西装上衣的领子伸了进去，那魁梧的身体便灵活地转动着，压向她娇小的胴体。她觉得房间里所有的灯都灭了，他那宽阔的胸遮住了所有光线，那凸起的男人的腹部压住了她。这时，电话铃响了，张经理一震，探身向床头接电话。一个悦耳的女声：

“是泛亚公司张经理吗，请接日本长途电话。”

金花趁势挣脱身子，串到门口。

“哪……哪……”耳机里出现盲音。金花费了几道手续才打开了门锁。

“对不起，我是长途台，线路故障……”电话小姐很有礼貌地向他道歉。他放下话筒，赵金花已经不在房间里了。他恨这电话来的不是时候，忿忿地点上一根“万宝路”吸了起来。

窗外，北京的夜色明灯点点，灿若星汉。长安街上的汽车车灯飞快地流动，似颗颗流星速疾地掠过苍穹……

电话铃又响了，他以为是日本的线路通畅了，耳机里却传来胡导演的声音。

“张经理，怎么样，好多了吧。您好好休息，本来想上楼到房间看您，怕影响您休息，就此告辞。听金花讲你已经答应了我们请求投资二十万的要求。我深深敬佩您做为一位大企业家的气魄和风度，再次表示感谢……再见……明天我让老熊和金花一块儿把合同书送来。”

二

人人都说芮婕是个很聪明的演员，条件又好，将来准会走红。关于这一点，芮婕本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她步入影视界后算得上一帆风顺，除了运气好之外，她的灵气儿使她如鱼得水。北京饭店之夜张经理房间的“国际长途电话”，就是她的杰作。一个演啥象啥的演员，扮一个长途台接线生的声音“形象”是不费什么力气的。她的心肠很热，可又能冷得结冰。这个电话虽然是导演和制片的主意，~~在剧组里~~

用心演，想砸赵金花一下可太容易了，因为张经理可是个常通国际长途的大商人。她知道金花陪那个什么装得正经的张经理回房间将意味着什么。她为老熊没派自己去而庆幸——对方是个大块头，必有一身蛮力的。她也可怜起金花来，似她这么个初出茅庐的“雏儿”，明摆着吃亏的事都看不出来，让人家卖了都不知怎么卖的，迟早要吃大亏的。

可当金花下楼后那么兴冲冲地告诉导演和制片，张经理已经答应二十万元投资，从而使她顷刻间就成了大功臣的时候，她又妒嫉起来，她没想到金花这么顺利就得了手；也没想到那个看起来挺象样子的张经理，是这么个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镢枪头。她又恨起老熊来：这种美差怎么不派我芮婕去，我一定干得比金花这村丫头更漂亮。可实际上金花干得已经很漂亮了，几乎没有更好的结果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哟……

三年前，芮婕这个来自南方边远省份的姑娘，就是抱着到北京来闯一闯的念头来的。她是舞蹈学校毕业生，在省歌舞团跳了两年舞，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新秀。她知道，在这个水平很一般的省歌舞团跳舞，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况且当时——三年前舞剧就已很不景气，团里的人大部分闲着没事干，竟有几个跑广州、下深圳跑起了生意，团里开了一个餐厅，一个舞厅——有的是舞蹈演员，也有乐队，女演员伴一晚上舞能收入十元钱呢！可芮婕却不想干，她是省里小有名气的青年舞蹈演员，身材、形象又是公认的代表Y省最高水平的美丽女郎，她若到场伴舞，省歌舞团的舞厅就会收入大增。这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人们重商轻工，买卖人多了爱

花大钱的人就多。

芮婕坚决不当伴舞女郎，使团领导很恼火。可这种事早就说过：来去自由，悉听尊便。所以仅能苦口婆心地动员，或许以一般女演员更高的报酬——这一切丝毫不见效果。省电视台要拍一部电视剧，导演看上了她，派人来团里邀她，团里就是不放，任你说破天。这可使芮婕看到了平时在她眼里无任何份量的团长的份量。她心平气和地和团长谈了一次话，在团长家谈的，这也是团长第一次在家里接见她。团长家的好客、客套和周全的礼仪使她的心差一点软下来。在谈话的最后她才明白：只要她答应和团长的侄儿谈恋爱和结婚（当然不是马上），团长可以为芮婕的一切事开绿灯。芮婕知道，团长的侄儿刚刚开私车轧死人，被判两年徒刑、监外执行，且身高只有1.60米，这难免让身高在1.65米以上漂亮俊俏的芮婕心中好笑。

“小芮呀，你条件好，将来很有希望在艺术上取得更大成绩。别看这段时间舞剧不景气，可形势不会总这样的嘛。过些日子我要去北京，顺便去虎坊路一趟，看看中央芭蕾舞团还招不招收费代培生。有个深造机会对你十分重要。关于我和阿姨讲的你和小钢的事，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这种事不好勉强，我尊重你的意愿。可小钢早就崇拜你了，你的演出两年来几乎场场不漏！别的不说，嫁给他将来天天有车坐……嘻嘻，这算是我当叔叔的开开玩笑……往后常来家里玩儿……”

“从那以后，她就决定再也不去团长家了。可那次参加拍电视剧的机会也就错过了。以后团长见了她依旧很客气，甚